



柳崖外編卷十五

平陽徐 昆后山撰



目錄

李參政

林丙卿

海澄令

馬湘

大力陳生

夢圖

節孝王媪

聞氏女

柳崖外編

卷十五

目錄

一

鞋金

壁鬼

梅溪星命

娟娟

陳幕客

靈川女郎

斷腸草

脆蛇

柳崖外編卷十五

平陽徐昆后山撰

霍郡郭景融

桐鄉陳爾熾

李叅政

李涓字湜之思南府人公生有異質病肺屏居小樓溽暑放髮箕踞父中憲公富以毋不敬飭之卽奉而書諸牖自在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牖久之念漸除恍惚似有得及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一

下樓與朋友談笑樓上光景已失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旣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嘉靖甲午舉於鄉蕭然布素計諧一僕自隨讀孟子伊尹耕莘章則曰堯舜君民事業自一介不取始交際豈可不謹癸卯蔣公信視學貴州公謁之因陳樓上樓下光景蔣公曰樓上是假樓下與朋友談笑却真至一介不妄取蔣公曰此猶然樓上意思硜硜然小人哉公媿甚以爲學十四五年只成得一箇硜硜小人不覺面赤背汗淋淋也由華陽知縣



和州牧擢高州分府。至則謁湛甘泉先生於峒中。嘗宿廉州公署。夢三蛇繞身。亟揮杖蛇乃走。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以兼金進。公皆叱之笑曰。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固吾人蝮蛇哉。擢應天治中。南戶部員外郎。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萑蒲之警未殄。公集諸寮論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倘多欲則身爲谿壑。竭民脂膏。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入覲過麻城。從楚侗先生登天臺。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二

楚侗示八語。近道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引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對曰。渭與八者獨愧。見道眼未醒耳。鑿必爲聖人四字印而布之海內。嘗曰。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是不安排。知母意。脈路。卽日夜千思萬索。亦是母意。知母纖毫人力。脈路。卽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用力。實無纖毫人力。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脈路。任人只管學。只管慮。都是不學。不慮。擢滇江叅政。近溪羅

公爲屯田使公至與之合併精神學益進自言余肯
日工夫亦有起滅被近溪大喝通身汗浹從出這身
汗自是欲罷不能所著有先行諸集藏諸家大傳治
規行於世。

柳崖子曰此貴撫郭子章原傳也學道最苦無
鼻此最有路徑脈絡可以猛省可以固執其甘苦
都有深得處至謂一介不取止是徑徑然小人此
只見得一半蓋一介不取必合千駟不顧乃見全
象其本領甚大堯舜君民經猷實本于此又按古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人讀書深造雖大聖賢絕世聰明人皆有苦心厚
力筆談載朱文公與呂東萊讀書雲谷銳志著述
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至夜分輒覺疲困
必息而後興嘗自愧精力不及詢文公夜坐時書
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
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上目光百餘道云多目星
見自是几下之物不至文公夜分亦必從寢矣此
固太奇然其用功之精銳亦可概見我輩聰明不
及古人豈可以偷閒好懶自廢耶

又宋元之際有歐陽生者名器虛閩郡人善內鍊
精炁結爲嬰兒從頂心出入保養純熟泠然御風
而行倏忽千里朝發漳泉暮抵建水與人相見談
笑飲食自若而其本體偃然在靜室中若酣睡然
其弟子馬月林常侍歐陽生於清華道院適值仲
春上丁縣令方祀至聖月林乃問曰老釋皆以
修煉爲道故不與生死俱變若儒者之學則不在
此未知仲尼之神果能長存否也歐陽生曰善哉
問吾當出神往觀於是趺坐不動月林穴壁窺之

見其神自頂飛出浮空而往維時文廟庭燎輝
煌俎豆具陳樂舞並作冠裳序立忽見一人絳袍
玉帶由樞星左門入遇匝殿庭由樞星右門出歐
陽生進問之其人曰我文昌君也宣聖命我察
人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祭畢讀祝時見一道
太素之氣皎若匹練自天而下貫入廟廷冉冉復
收而上他無所見歐陽生之神浮空而還復合於
體若酣睡初醒啟戶而出與月林聚語歎曰吾今
乃知仲尼之同乎天也古之真人飛神謁帝者

嘗獲瞻其象。惟見金光焜耀耳。吾於仲尼亦然。按
聖賢之神長存天地。其修煉與道家不同。而不朽
則一也。此最說得親切。故附記于此。

又同年李菊坪舍人

瀚

未第時夢

文昌帝君肩

輿儀從。自其面前過菊坪。跪道旁。帝君自輿窻以
筆二支授之。其筆管一刻金虎。一刻金鼠。後菊坪
庚寅舉孝廉。庚子捷南宮。醒後記。帝君服色黃
馬褂。三眼翎也。國朝制度。神人共遵如此。

林丙卿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

福清林丙卿家故饒。兄忍而強。數齟齬之。丙卿乃棄
產營什一。去而之燕。竟用賈興。至千金。性倜儻。任放
好游狹邪間。有當意揮擲不少。愜。劉姬玉如者。方有
聲譽。爲時下貴游子弟所艷慕。而獨與丙卿歡。乃以
數百緡迎歸。或謂姬曰。世欲得卿多矣。何必是。姬曰。
丙卿能爲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委身也。丙卿旣
得劉姬。不復問賈事。家益落。乃語劉姬曰。吾旦暮溝
中瘠。若仍歸平康。母俱死也。劉涕泣不去。丙卿先後
貸人爲所負者不下數千金。坐是益困。客吳楚閩粵。

間而劉死矣。丙卿聞耗痛絕，馳至燕哭之，刻玉爲人，題其背曰：入時倒郎懷，出時對郎面。隨郎南北與東西，芳草天涯堪繞遍。勝寫丹青圖，勝裝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似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後落魄入粵西，舟子陳亞三窺其裝，刺之而投於水，翻得玉人方展玩間，玉人忽長，頎然挺身似真人。陳亞三忘其所以，驚喜抱之。玉人執其手提之至案，當時蒼梧司理林公名廉者，方巡查至岸曲，見一女子持船戶赴

柳崖外編

卷十五

六

岸適當其衝，而舟子衣上淋漓有血痕，擒之。女子再再漸縮成玉人。林公細視背有盟句，歎識。犬駭曰：此吾邑林丙卿物也。丙卿豈遭劫而死耶？忽水中有屍浮出，令役打撈，卽丙卿也。身雖帶傷，尚有氣，救之而甦。置陳亞三於法，後丙卿夢劉姬謂之曰：盍游杭，丙卿之杭方倘佯于玉文山邊，玉人自懷而出，復化爲人，宛然如生。指山巖而洞闔，攜手入焉，不知所終。

柳崖子曰：縷金箱篋，歐陽詹腸斷香鬟，軟玉圍屏，河東生心傷紅淚，精誠不泯。人在可生可死之間。

時會爲難事亦若有若無之際乎嗟嗟能爲人負不能負人此吾所以委身細味三語足見丙卿之豪亦見玉奴之識

海澄令

海澄陳令名世儀初至澄邑邑有浮官渡乃沿海村落所必經者兵役後大帥主焉縱廝卒橫索民錢不厭卽挺箠之忽一日有女輿出縣署旁一奚童自隨數健兒匿銀鐺潛尾其後及渡童少與錢卒大怒將碎其輿輿中女突出頰然而髯者新邑令也卒錯愕柳崖外編

赴水健兒馳縛數人以歸庭笞之自詣帥府白其事帥知不可屈遂悉撤守渡者弛以與民

卷十五

七

柳崖子曰余十三歲從先君子居灤干時春日乘肩輿赴省會爲釣突之遊隣間父執韓翁年七十白鬚髯乘肩輿偕行余輿在前廠簾韓翁輿在後畏風而垂簾至城北邊華泉庄問輿夫置輿道側小憩遊春婦女十數人指曰前是新郎後是新婦一曰新郎點點年紀已作親耶一曰新婦必大應十七八矣韓翁素好戲在輿內作嬌聲呼梅香

要茶婦女等信以爲真爭過輿揭簾露面則一白鬚老翁也羣然譁駭有走者跌者有以手攔之恐其出者輿夫哄然與此事不類而類也

馬湘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有道術嘗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舍少客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時已迫日暮湘乃躍身壁上以足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見之大驚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湘乃出及旦忽柳崖外編

卷十五

八

失所在此事載續仙傳

柳崖子曰此土遁法也戲術亦有同此者吾鄉故老傳康熙年間村中楊老人正直剛方來一游僧能戲術於壁間畫一門咒曰開則似劃然啟從內取掉椅什物又取茶酒餚饌陳諸几又忽曰美人出見客則有一美人冉冉從門而出湘羣縹緲遍拜衆觀者忽楊老人扶鳩至美人避入壁僧使出美人在壁中答曰楊老人正直剛方吾不敢見也嗟乎楊老人務農終身以正氣爲鬼物所畏如此

固不在爵位之貴賤也

大力陳生

陳生名某，浮山諸生，軀弱多病，家無立錐。善事母，所居村有菩薩殿，生遇朔望拈香最虔。一日枕礎石假寐，夢神曰：爾命無大福澤，嘉汝貧而善事母，吾命力士贈汝以力，可以恃力而盡所養。言畢，一金甲神至，摩其頂，舒其胸，調其肱，伸其股，又噓氣入口者三，醒而異焉。視衣襟壓於礎石，下礎石約重數百斤，試舉之，應手而起。於是輦小車販粟，所載倍他人，碾粟前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九

一夕提兩石獅置碾，上人皆曰：李生將碾粟也。碾時行走如飛，過奔馬，于是以力聞於鄉。大姓壽州一典肆棍徒擾焉，莫誰何，聘以往棍徒不知也。率數十人啟覺，陳生鶴立其間，婉勸之，益哮。生怒曰：爾等恃衆耶！一人撲之，生提堦上衣囊投之，壓其下，衆撲至，卽提人投人，人盡倒，哀乞而散。自是無擾者。大姓德之，酬以千金。山東一巨族，耳其名，將送銀十餘萬，至維揚，差務聘之作衛，中途遇綠林豪，時同伴有駝鐵器者，俱留駐身後，持空卷向之，賊箭至，撥以卷，約箭盡。

賊衆十數馳馬揮之以刀陳生兩手各持鐵器駝一駝向摔之人馬皆倒血淋漓滿地陳生曰不置打死放之去山東大姓德之酬以二千金陳生歸家產有餘貲借以養母甘旨承意毫無憾焉

柳崖子曰語云事父母能竭其力夫家無立錫有竭力而不能養志者神卽授之以力念其虔成其孝也其人吾友張水屋親見之又友人舒玉朋云靜海縣公子好拳勇衙有捕快捷而多力公子刮目其人藝頗精而額有刀痕問其故則舊日響馬

柳崖外編

卷十五

十

也言其爲響馬時曾遇一人攜有重貲馬近揮刀其人以拳磕之刀落遂抽佩刀砍其額驚鼠秋禾中得生所遇人真神勇也公子詢得姓名訪之蓋村社中一老者技之精則飛猿舞鶴無以喻其捷變也問所授老者少年時曾宿二郎神廟夢神曰我腦後有疽能去之當報爾老者醒視神像項後蜂窩在焉撥去之復欲睡其拳術皆神所授也又云曾見健撲營一兵丁恃其勇力素無賴出城至西茶食胡同遇一牛車坐一姥一幼女約十一三

兵丁將小解媵叱之。兵丁曰：「若豈終不見此耶？」媵怒謂幼女曰：「此人無禮，下車少警之。」幼女下車，兵丁大笑。幼女作勢，兵丁恃力將倒身壓焉。幼女閃後，擱之以掌，鼻就地而血濡面，不服。又撲，幼女躍起，向額上蹬之，以蓮足仰面而倒，食頃乃起。正鬪時，一村老至，問故。媵語之，村老曰：「夠矣，令幼女登車驅車而去。此幼女神授耶家傳耶豪士賦云：『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蜚蟲皆有此情，稍負拳勇力，方自以爲秦豉樓秀之倫，具觸山倒日之力，而困于一女子，語云：『太上不德，是以有德。』』旨哉言乎！」

夢圖

余家居時與吳子衣柳劇談，列仙睡去，見予梧齋旁通一徑，數武入蓮花溝，棗實離離，與柳崖垂柳相映，射其棗底，皆以五出蓮瓣承之。予駭曰：「此奇品，聞諸父老，絕株久矣。今復獲見耶？」溝之東有小山，窾窳玲瓏如鄒之嶧，蜿蜒而北，逾雄傑如霍，如恒，如終，南環而西如姑射，掉天一峯，又如岱之對松山，山西峪有

水百出流泉畧似廣勝

廣勝寺在霍山下

南匯爲池如龍子

池湧爲湖如大明湖有瀑布如王官瀑池旁一閣如

趵突蓬萊閣山腰一亭如陶然亭亭旁一柏如堯陵

柏亭與閣遙處有臺如吹臺山腹有洞如毛女洞出

洞口渡石橋有菊圃圃旁茅屋八九間如栗里由圃

升堂由堂升階萬卷連屋余貯書樓在焉東以竹籬

爲墻藤蘿作戶翦鬱蒼茫未及遊也而欲醒甚悔之

默念曰此園果吾有耶胡不盡遊以快意耶轉側復

寐則見籬芭墻邊衣柳俟我曰子無謂此園非子有

柳崖外編

卷一五

十二

也子天機清妙吾與汝更窮之迺出籬門落花滿境
香襲衣裾雲石一片翦然雲出澄綠百步淵然泉湧
倚天以三山爲山環山以十洲爲水綵舟檣岸果酒
雜陳予與吳子登舟解纜任風所吹彩鸞白鶴環檣
飛舞仰視雲端瓊樓玉闕明滅隱現颯颯乎洋洋乎
不知是夢是醒果在人間天上也因係以詩詩曰天
地一洪鑪妄想結爲境我無肩屨力而有山水性容
膝膝易安隨意難竟入夢趣何奢緣情物卽應幽
踪闕梧館秀巖移雲磴放眼集窈窕縮地得肯綮側

度有起忽平覽亦閒淨花石微點綴風泉互掩映最
熟貯書樓昂首據其勝天風吹欲醒探奇惜多賸賴
有素心人待我薜蘿徑重來籬門開更窮天外磴舊
宇益開曠新術任分迸干劫塵不到兩人緣已證仙
舟泛汪洋理愜意自稱一望烟波渺安能罄所罄丙
戌在都遇善請乩仙高生因焚香默祝卽以此記與
詩封一囊焚之求畫一食頃畫出淋漓滿紙畫余獨
卧貯書樓上不曾畫出友人吳衣柳再求一茶頃又
畫數尺一幅備寫兩人入夢狀衣柳美髯所畫卽美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髯也衆咸驚異余寶而藏之後寄程吏部漁門先生
齋中求題爲偷兒竊去悵然久之自謂石沉大海矣
閱半載竟得諸小市攤間以十緜購回竊喜珠還焉
友人題筆甚多不能備載其警者如錢辛楣先生題
四絕云姑射仙人冰雪身三山咫尺悟前因飛鴻印
爪無非幻好夢何妨認作真粉本經營笑爾曹丹青
活潑任揮毫人間畫手多凡俗莫道床頭有捉刀華
嚴世界本浮漚海上成連欲刺舟得道由來須慧業
夢中指點讀書樓聞說家園似輞川天機清妙有仙

緣閒中小試生花筆補入聊齋誌異編郎情崑孝廉

錦駱

有木蘭花慢題詞云仙源何處是孤夢渺暮雲

遮看黃葉村橋白蘋洲渚紅樹山家多情夕陽峯外
似武陵流水飯胡麻晝裏依稀鄉國枕邊咫尺天涯
寫鮫綃亂筆生花人語隔蒹葭待雨後評詩風前弄
笛月下烹茶好乘海潮飛去向銀河玉宇泛星槎鸞
鶴舞迴樓閣衣裳濕透烟霞郎力圃孝廉

錦駱

有六

絕句云緬彼謫仙人幽興時相愜好夢在溪山枕上
騎蝴蝶樹隱茅蒼暗蓮開曲港斜仙源隨境得何必

柳崖外編

卷十五

十四

種桃花孤戍出林端遠霞明落日何處是蓬萊天半
危檣一重夢泛扁舟良友蒼顏古長嘯碧波深冷然
颯秋雨樓臺延晚風窈靜藏高嶺獨坐翠微中書聲
落梧影奇緣誰可繪點染倩飛仙蘸筆天河水烟雲
漲素箋二郎君皆少年美才與余比屋聯吟者三載
僅得鶻薦年皆不永復翻此詩爲之盡然陳寶所侍
御

鴻寶

題句云夢裏飄然綠骨輕雲臺霧闕未分明

竭來不遇三山客俗手如何畫得成東林題罷復符
離游戲人間事頗奇未見公書偏見畫丹青何似石

榴皮妙友相攜入夢緣。御風一霎已冷然。若教清淺能飛渡。李郭舟名浪得仙。待唱儂家七返丹。枕中何處覓邯鄲。從今不恨蓬山遠。爲有仙人畫與看。妙蹟從來眼見稀。題成便合付君歸。桓厨竊發尋常事。直恐通靈破壁飛。四截俱清切。末首寫陳漁門齋頭失落一事也。是圖作于庚寅七月。至九月提京兆試出。胡含川先生之門。謁後求題此圖。師題長句云。我昔飄飄下九垓。模糊雲氣紛皚皚。吁嗟紫府一爲別。東西跳擲雙丸催。謫居人世五十載。往往不樂思蓬萊。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

蓬萊海上高崔嵬。虛無縹緲金銀臺。懸流千尺綠於醅。迷津那許漁人猜。青鸞紫鳳不知數。仙人遊戲相追陪。四時紛葩燦玉蕊。無名強以琪花推。此境隔絕不可識。披圖悄恍胸懷開。噫吁嘻。我家黃山麓。君家汾水隈。山重水複千里與。萬里忽然接跡欣。啣杯前身悟徹掀髯笑。安知不從蓬山弱水之中來。此緣非偶真奇哉。試從仙夢尋根荄。人生羈絆良可哀。何不乘風浮織埃。還君此圖。心徘徊。詩之奇橫排。景極矣。余得詩細玩。殊怪往往不樂思蓬萊。及人生羈絆良

可哀等句。烏知次年辛卯三月。先生竟辭人間世。嗚呼。豈非詩讖耶。

節孝王媪

蕭山民嚴肇益。旅力方剛。遭疾而死。家人環守之。俄有聲呼。母喜撫之。答曰。兒非弟。乃汝女也。蓋肇益有姊。已適人。被水死。十餘年矣。母亟問。爾弟何往。則曰。弟被遠祖賣與富人。陸姓爲子。頃土地神問。願去否。弟云。願去。神怒掌責之。見上前爲父母乞。弟還陽。神蹙額曰。爾祖欠官項二百金。陸某已代輸納。爾能

柳崖外編

卷十五

去

力完此項。則吾可轉達閻羅。兒以力不能償。爲辭。神沉思再三曰。節孝長齋禮佛。王媪非爾戚乎。伊有積金。可往貸焉。兒許諾而退。王媪居西方。去此須三日。往返。兒去則無人伴尸。奈何。少頃。尸又作聲曰。兒守爾弟。吾當往求王媪。三日必來。審其音。則肇益故伯母也。遂寂然。肇益僵卧床上三日。及蘇。備述王媪以蓮經一部。抵還陸項。並神敬理。王媪及伊姊往來救護。諸情狀。此乾隆四十六年事。肇益現存。宗家舍人古樸談之。

柳崖子曰四大皆空何須抵蓮經一部九原長寂
乃竟借朱提二百倘冥途中亦如塵世之索真假
子其危機不更甚耶古楝又云杭州北關門外黑
橋渚一拜佛老嫗於辛未十二月十二日死而復
甦謂其子若婦曰吾今託生湖州德清縣蔡某爲
子矣吾已至彼家見有狀元及第匾額因念爾等
復來省視料不能久留言訖遂暝越數日其子至
其地踪跡之果符所言蓋康熙庚戌殿撰蔡公啓
樽家也詢其家果於十二月十二日舉一子蔡子
之定號生甫殿撰公姪元孫也乾隆癸丑進士入
翰林工篆隸能詩有小印曰黑橋渚佛嫗後身夫
節孝者享福之本也好佛者再生之緣也在夜臺
則神所敬之得輪迴則才祿隨之豈非理之所有
哉

聞氏女

蕭山聞姓處女已字未嫁海水橫溢隨水漂泊手挽
箱籠箱籠中皆嫁衣裳也自申至辰堅不釋手至北
幹山麓見一男子號呼求救男子取其箱籠而以竹

卒擠女子于水。後又一男子至救之，留至其家，令與母同處。甚有禮儀。次日見隣家曝衣，女子認是箱籠中物也。詢姓名，則所字之夫。夫欲迎婦，女堅不肯曰：「彼取吾物而淹斃吾身，吾已死，彼豈尚有婦耶？」生吾者，吾恩人，擠吾者，吾仇也。吾不能反顏事仇，明矣。後其夫鳴于宰，宰訊得實情，以聞。氏女妻救之者。

柳崖子曰：當女子號呼望救時，設山麓男子知其爲所聘之妻，必不擠之于水。然卽非其妻，乃利其箱籠中物，忍心害之，其心術尚可問耶？女子之言

柳崖外編

卷十五

六

曉大義宰所斷在律條之外，王道本于人情，卽以爲律可也。此事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間，一時颶風，斗作蕭山北鄉，多被水厄。宗家古樸舍人爲余談數事，並附于此。盛氏婦居茅舍，孕彌厥月，水至急，登茅舍上，風狂水湧，舍已拔起，往來奔駛，儼若舟行。竟於舍上舉一子，母子無恙。子今成立，古樸族曾叔祖德常先生，儒士也。其配趙孺人，守節五十餘年，茹荼飲蘖，艱苦備嘗。至庚寅歲，已逾八十矣。水至屋壞，並付東流。其子克敬號眺徧，覓不得。

往省父墓。則母尸在焉。墓在深山中。非水踪所到。神佑之耶。抑其夫陰相之耶。又有人被水漂泊。隨潮上下。比天明。見有村居。乃在海寧城外。海寧在錢江之北。蕭山在錢江之南。大難不死。疑有後福。乃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終其身。又有傭工于四十里之外者。前一日有素不相識之人。往告之曰。我路過爾家。爾父病危。喚爾速歸。其人踉蹌歸省。則父謀食他處。並未卧病。甫半日而隸水厄。然則喚之者。人與鬼與。大抵劫所在。不能逃。不在劫。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

內者。雖危不死。人於居恒。亦惟修德省身焉可矣。
鞋金

大名道署張嵩麓先生爲觀察時。坐碧紗內看書。見一女子冉冉階前。細囑轉牆角而去。出尾之跡。近炭室。炭室方鑰。入從門隙。知非人。急呼衆役啓鑰而進。杳無影響。徹炭無跡。掘地深尺餘。得女子二三寸許。繡鞋十餘雙。半新而不霉。中皆滿貯白金。或紋。或錠。或碎白。稱之共二百四十餘兩。後無他異。

柳崖子曰。女子化爲白金耶。白金化爲女子耶。金

必貯于繡履者何故。藏地中而不霉。誰實爲之。金華之舄。動趾遺光。或令人念其凌波微步耶。

壁鬼

東明縣一店舍有四客宿焉。三客皆熟睡。一客獨醒。月明中見一婦人衣紅裳簪花。從壁間出。至睡熟一人前。噓之醒者懼。披衣避出。少頃復入。則三人盡死。婦人亦不見。大懼不告店主而逃。後稟官屢訊無頭緒。大憲委大名觀察張嵩麓先生往鞠。必得信讞。驗三尸無傷。疑盜無跡。詢店主則云。屋內共宿四人。三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死一逃。害三人者。必其人也。正研鞠間。有投首者。卽前逃之人。細陳是夜一婦人自壁上出。諸情狀。觀察公令破壁。壁中一棺。啟之果女尸。而紅裳遍體。生毛寸許。問女尸所自來。蓋店壁傍厓。厓外爲店主之圃。子婦死權厓圃之厓間。未葬也。觀察公細核死之月日。蓋犯天罡而爲祟。故有此異。遂以鬼案結焉。問自首者何以逃而復至。緣前夕夢死者三人向渠訴曰。吾三人皆爲女鬼。邪氣所衝而寃死。不日有張觀察公案臨。女鬼合敗而裸尸。子必投首而顯白其故焉。

因兼程而至云

柳崖子曰。世傳旱魃爲虐。旱魃非鬼。卽女尸犯天罡而成者。壁中鬼其旱魃之類。與人又傳觀察公蒞大名任時。路宿臨洛關公館中。八月十五賞月。畢入上舍安寢。從者皆在下舍。矇矓中二役至前。一老一少。少者曰。此吾舍也。公何得在此。老者曰。公廉直。我輩避處他舍可矣。少傾復來曰。天暑甚。他舍不風涼。吾等將移公床。勿令客奪主位。二役遂覘床而行。公醒大怒。視几上有香櫞盤。持擊之。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

如煙而散。從者起詢辦差者。則前年某官寓此。打死二役。固一老一少也。嵩麓先生爲吾鄉水屋詩人之父。菊坡觀察之胞伯。壯盛辭官。闢蔬園一區。花木亭臺。爲平陽之冠。優游林下者四十年。其福氣可謂厚矣。二役鬼知其廉直而敢擾之。或亦伸其冤與不可解矣。

梅溪星命

紹興陸梅溪善星命。爲人決休咎多驗。蕭山一賈人往叩之。陸斷以某年月日某時死。賈人至期無恙。忽

憶陸語遂閉戶將所推星命反復諦觀遽自經死

柳崖子曰其死也命乎非命乎倘陸含蓄不言賈人死乎不死乎吾師 蔣時菴先生精于理數嘗語昆曰星命之說可信而不可泥余於此頗得其奧然有驗有不驗焉卽如余少年爲中翰時已可陞侍讀自推星命乙丑必當成進士授館職告假讓他人次年乙丑果如所推其後轉道轉科出差主文衡自推某年利皆應若影響及晚年爲京兆時自謂次年不利擬告休而得少馬竟在次年非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所料也以先生之精于理數而言之如此又三命通會所載一更卒與顏魯公同年同月同日同時魯公每陞一階更卒於是月必遭笞責星命之不可恃如是設使賈人稍有學識知此二說其亦可以不死也夫

娟娟

沈生餘姚人年十五六多才美丰儀父作幕陝廿十年未歸從叔家居恂恂書生也一夕有蟠髻二青衣逕至臥室謂之曰肩輿在門請卽行沈出門輿已具

導者數人出城南門向四明山而去。至一第宅甚宏。廠閣者導至堂。青衣入報。又有侍婢數人自內持衣而出。所更蒲錦貂褕。莫能名其華燠也。引入一姥年四十許。下階迎焉。登堂。生將拜。急掖之曰。至戚且係貴客。其勿拜。生茫然。因問曰。向未登堂。不知是何葭。李姥曰。爾父在陝甘將軍幕府。與老身親結婚姻十年矣。爾叔不曾言耶。遂命侍兒呼小姐出曰。此小女娟娟。卽尊大人爲汝結姻者。長汝二歲。請郎君來諧花燭耳。鳳管競鳴。鴛鴦交設。入洞房焉。女婉而麗。備柳崖外編

卷十五

鬪葉子高燭錦瑜佐以樽脩善戲謔兮陶氏尤甚生守禮法不敢多言至二更許卽同娟姑入室不復久留一夕促席之餘婷婷以足抵其懷生急退坐婷婷踈之而笑生將入室婷婷又尾之而搔其手生入室怒謂娟姑曰爾妹挑余者數矣卿大家風規不應有此娟曰小孩子游戲耳囑其勿然可矣何怒爲閱數夕生獨坐娟姑卧室陶氏至生急起禮之陶含笑猥近身遽抱於懷生大呼娟姑與姥俱至陶氏避去生大怒語姥以故姥笑而不言生怒罵曰初以汝爲大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四

家閨門必肅而乃禽獸其行如此也姥變色曰愛耶憐耶惟恐不當郎君意乃罵我如此其毒也旣以異類爲嫌當送汝歸矣遂命肩輿送歸音信杳如輿不復至生悒悒不自得叔見其形容消瘦固問之生乃備述所見叔曰四明山並無居人此必妖也叔怒朝夕向四明山而詈其家忽聞有風雨澎湃之聲則姥及陶氏娟娟婷婷率僕婢數十偕至翻磚覆瓦晝夜不寧叔愈怒而詈則衣簾火生盃瓶俱碎矣叔無如何邑有葛將軍祠者係五代時盡節餘姚者風號靈

異叔虔禱以愬。次日卽有雲霧圍舍。空中似數百千
人有頃寂然。其怪遂絕。越半載。生獨步郭外。聞有女
子哭聲甚哀。漸近視之。則婷婷也。生不覺惻然。婷婷
泣曰。忍心哉。郎君也。我家待子殊不薄。愛郎憐郎。而
乃毒我一家。以至是。誰與禽獸其行者。且我家之擾
止以報乃叔之詈。將擾以止其詈。而乃愈擾愈詈。故
愈詈愈擾。此亦尋常游戲之一端耳。忘我大德。思我
小怨。仁人當不如是。生詳詢之。乃知葛將軍縛其全
家以去。是日婷婷未至。故得漏網。今日所以敢至者。
葛將軍出差南海三月。乃歸。知生郊游。故求一晤。而
面數之耳。生曰。此叔所爲。非生之罪也。邀至家寓。其
臥室常隱隱而啼。生偶近之。則堅不肯從。曰。今昔不
同。一家生死未卜。而乃燕婉之求。妾真非人矣。有時
珊珊步中庭。是好女子。叔亦悔之。生父自陝甘幕中
歸。里詢家事。生叔以生所遇及前後情事語之。生父
曰。不當爾也。我十年前在將軍幕府樓上。見一姥領
一幼女。方七八歲。甚精彩安雅。忽念與兒子年相若。
默念曰。安得定如此媳婦耶。老姥已知曰。公願之乎。

妾家亦餘姚人家在四明山中妾不久當歸歸而次年當招郎君完姻耳爾輩不知乃竟至此急率生至葛將軍祠跪述緣因且明其非妖及歸姥及娟姑陶氏偕至叙姻好之誼命生負荆姥曰郎君無罪並以婷婷歸焉獨陶氏杳然不知何往後生閒遊四明山觀音閣隨喜見一女道士酷似陶氏生異而問之陶氏避入桃花深處但聞微語云桃花麗白雲深塵雖縲不染心竟不復可見此事同年邵二雲官簷言之柳崖子曰沈生雖年少有出其閨閣之操焉然不思以德報德又不能以直報怨雖由大阮夫亦不平甚矣觀婷婷責生數言非大家風範何以有此陶氏一去江上峯青具大願力大智慧吾謂其立地成佛矣信否

陳幕客

浮山陳生佐幕福建藩署側儻不羈之士也有口才善談論藩司張公行香歸有差役在輿前跪稟投公文一角衆皆見之張公接看乃浮山縣城隍文也駭極拆閱則關提陳幕到案聽審等由張公入署詭謂

陳生曰。吾接得家書。爾家急需爾歸。收拾行李。盍返諸陳生諾焉。歸途在苒。意昏昏若有所亡。入浮山城。直趨城隍廟。堦下長卧。僅有微息。其家人聞而省視。酣睡不知也。親族里黨。省視者日十數輩。亦懵然不知也。觀者如堵。莫知其故。歷十日而蘇。謂衆曰。屋漏闇室。不可欺也。天高聽卑。不可忽也。茲有十人以十餘呈控城隍神案。雖跡涉疑似。皆無大過惡。幸吾口利辯之。悉白。又神查善惡簿。有不欺闇室一事。可抵十過。乃放吾歸。神其嚴矣哉。自是益勉於善。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七

柳崖子曰。十餘控而辯之。悉白。錯聽者必曰。甚矣利口之爲功也。陰曹且爾。何況人間。殊不知不欺闇室。早培善根。豈徒恃利口哉。

靈川女郎

女郎古靈川舊家女也。眉目如畫。絕世聰明。有清河生者。徐溝名家子。與女郎爲中表之戚。自總角隨母歸寧。兩小無嫌。雅與女郎相慕悅。少長彼此愛逾摯。蓋私有牛女之誓焉。女郎將及笄。乘間謂生曰。菟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夫物且然。況於人乎。妹與兄自

總角至今十餘年。笑則雙手則攜。意則投。神則洽。可謂金石盟固。異於鳧藻馳目者矣。君歸必告父母。終借淑儷。同袍同衾。以慰此夙昔。若有參差。則妹祇有一死耳。生諾焉。以情白母。母心肯。轉白父。父不願曰。是太聰明。恐非享福厚質。吾已注意某家矣。竟定婚他氏。女郎聞。思與生一見而死。兩家防閑。竟不可得。生一日至外家。從女郎紗窻下過。女郎一瞥。俯首泣。下如雨。生亦含淚而出。將乘馬。佇立者久之。三嘆而去。生歸授室。拜客走荒郊。見女郎迎馬首而來。生急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下馬。女攜手同行。至一第。叩門而入。兩女童執燈出。迎至一室。共坐燈月之下。女郎先叙寒溫。隨問新人。好不生無以答。女郎怒曰。牛女之誓。未寒桃源之徑。別入。忍乎。不忍乎。生曲陳不能自主之故。女郎曰。我已非人。然緣有三年。當冥婚。以了夙願耳。雙絲合。今夕此夕。生昏昏罔覺。及醒。身卧塚邊。問諸樵者。則女郎已死。葬於此也。生悒鬱歸家。自是每夕必至。時效綢繆。生漸瘦。損家人慮之。令十數人環坐守之。衆微眈。忽聞風聲。則自叢人中。執生手。不啟戶而去。十

數日不得音耗。後村人聞戲樓上有歡笑聲。視之則
餚酒雜陳。生方擎蓮盞而歌。昇至家。次夜復環守之。
風聲一動。衆遂若迷。生又不見。尋之乃在書舍頂棚。
上聞女郎云。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戴。在冀之
畦。家人又曳生下。於是聞臨庄有驅邪黃道者。術甚
有靈。邀至家。方設壇幟。一小兒言曰。適見女郎在壇
下打筋斗。黃道曰。此吾法力也。少頃卽當縛之。正語
間。一磚打道士仆地。遂反接道士跪壇下。覺壇上女
郎數之曰。爾有何能。不過欺愚人射利耳。吾與生實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五

有夙緣。生配不得償。以冥會菩薩主婚。載在鴛鴦簿。
上。爾乃妄設壇斗。不自知耻何也。語罷。忽壇上一旗
飛下。若有人執之。令道士連翻筋斗焉。筋斗數十道。
十面無人色。家人令生至壇。長揖代懇。道士乃蘇。朝
朝暮暮。莫能誰何。有近境一僧。素好大言。聞其事。在
衆中倡言曰。彼獨不央我耳。我去鬼何能爲。言未既。
覺有人提僧於半空。越牆而樹。越樹而雲。追之無踪。
次日乃見僧半死荆棘之間。衣碎而身無完膚。於是
掃空室。設幃床。角枕錦衾。宛然花燭。越年餘。女郎謂

生曰。我將分婉。當一月作別。君可抱子。匝月果至。衆聞呱呱聲。視之不見。而見重簾下有時撒出童子之尿。女善針紉。繡刺工巧。所製縑總。飄撇霧縠之屬也。所製布匹。黃潤。檀華之比也。所製佩囊。抽繭微綃之美也。所製烏履。鳳鈎蓮印之精也。其家中絲帛。漠漠散失。詢之則皆女郎手製而用也。一日謂生曰。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妹豈好以靈魂漫溷君家哉。旣失浪而忘棲。每含酸而茹歎。三年以來。悲慟丹心。少補生憾。今緣分已盡。再留不祥。珍重眠食。無更思我。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灑淚抱子而去。今河陽生入武庠。王給諫卜崖先生親言之。

柳崖子曰。寰宇萬變。情與理而已。縱情而蕩。理不容也。理不容則鬼神責之。驚情而至。理所憫也。理所憫則神明與之。女郎心堅金石之死。靡他。償畢生之願于三年。人鬼合而涇渭無舛。協人情卽協天理。黃道粗僧。乃欲以小術驅之。其亦昧吳女韓童之故事矣。

豨有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
心抽花莖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
甚田山薑先生謂署園中沿坳依砌百叢也初見輒
愛之以爲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璫
之厠碧瑤當不過是未識爲何花有夔兒自尋甸至
呼其名始知之毒能斷腸可賊也遂遠辟不復追視
辛未夏雨過忽求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背似
倒挂么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夔兒曰此
斷腸鳥也嗜啄斷腸子採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嗚呼異矣按本草經一名鈎吻一名埜葛一名胡蔓
草一名黃藤今證之皆非也滇人謂之火把花亦因
花紅而性大熱故名陶弘景云鈎吻言鈎人喉吻入
腸爛腸是矣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
爲茅山黃精反復致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他物已
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鈎吻蔓生葉似皂莢則
大謬矣稻含南方草木狀云埜葛蔓生葉如羅勒一
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之間
花扁如卮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

復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鈎吻胡蔓莖葛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夫鈎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物爲蔓生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檉柳迥殊乎？無亦草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弘景諸君子所不及詳，不屑道歟？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朱注、旁引曲喻，不見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韋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亦未疏其義也。嗟乎！遇此不辨，而乃拔劍於芝蘭之當戶，可乎哉！

柳崖子曰：辨之詳盡，亦愛人之一端。故備採以爲博物君子之一助。夫含毒之草，或不一狀，寧可雜取諸君子之說，以叅攷而慎避之可耳。

又按兼明書云：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草所論亦然。明曰：此蓋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爲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爲塗頭

油又用之消腫毒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蔔苗平生之疑煥然冰釋卽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蔔苗也漢桓帝時年飢勸人種蔓菁以充飢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蔔則蘿蔔蔓菁爲一物無疑也然則北人呼菘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文軌不同魏武之父諱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猶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

本爲蘿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莠莠苗名麋蕪藕苗爲蓮荷亦其類也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與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草果實蔬菜踰境則形狀小異而况江南北地乎按此言之鑿鑿似乎精核而不知其謬殊甚蓋菘自是菘蘿蔔自是蘿蔔蔓菁自是蔓菁三物迥然不同也菘自是白菜埤雅云菘性凌冬不凋四時長有具松之操故其字會意何等明白若謂江北諱菘江南不諱

菘夫春韭冬菘。文人之語。田間日用。未有不呼白
菜者。又何須改爲蔓菁。以爲之諱乎。蔓菁可以充
飢。故諸葛公令軍人種之。蘿菔消食。其性各異。必
不令軍人舍彼而種此。至于蔓菁是蘿蔔苗之說。
訛謬尤甚。二物根苗葉性。皆迥然不同。以臆斷之。
幾何不爲老圃所笑也。嘗嘆讀詩可以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一語惟聖人識解宏通。從之者自可講
求精確。不致有錯。蓋萍實商羊。不經見之物。尚能
知之。况耳目習見者乎。至于後世註疏紛紛。以訛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三

傳訛。何得真解。卽如黃鳥亦名倉庚。亦名黃鸝。詩
經屢見。而鄉人不作如此呼也。余少年初到家鄉。
時春日雙桐齋畔。黃鳥睨睨可聽。而鄉人呼之曰
黃瓜。婁蓋卽黃粟。留之轉訛。若非羽毛聲音顯然
可辨。又烏知黃瓜婁之卽黃鳥也。世儒泥于章句。
不暇向老農老圃細細商確。妄逞臆說。未有不加
齊民要術及兼明書之自以爲是者。故辨之不可
不明也。况蔓菁可以充飢。故其子用爲辟穀藥。蘿
蔔可以消食去火。故其子用爲塗頭油。又用之消

腫毒混而用之可乎。因論斷腸草而附記之。

脆蛇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點點。可玩也。生黠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稍緩則自脆。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

柳崖子曰。田山疆先生謂其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

柳崖外編

卷十五

五

則自斷爲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痕。然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曾斷者。搜神記謂蛇千年則斷復續。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先輩不拘泥古書。有特識如此。



